

党代表之一：《警察与流氓》

■ 周昌义
小 王

小王：周老师，刚才听您说王跃文，我忽然有些难受。

老周：用不着，他到底是轰轰烈烈了一回，多少作家求爹爹告奶奶也盼不来他这个下场。

小王：小王不是替王跃文难受。以前我看《当代》编辑，哪儿是和尚？得道高僧也不是，根本就是菩萨。听周老师讲了这么些故事，我才真切地感觉到，当编辑也不容易。

老周：干别的就容易？

小王：当编辑也够委屈的。

老周：你是说替他人作嫁衣裳？

小王：辛辛苦苦把作家扶上佛龕受人香火，自己在一旁默默打坐，顶多敲两声木鱼，不觉得委屈？

老周：委屈啥呀？寺门一关，数香火钱的时候，高兴着呢。

小王：我就佩服周老师，老能化悲痛为力量，变坏事为好事。

老周：本来就没有悲痛，根本就不是坏事。你付出了心血，你有没有拿工资？干工作，拿了工资，有什么委屈的？当编辑要委屈，那刘德华的经纪人化妆师厨师还有保镖保姆更应该委屈。你别笑，保姆说啦，我要不把马桶洗干净，他不憋出一脸疙瘩来？哪来这么多女粉丝？

小王：周老师这么逗人笑，我心里更难受。

老周：那就逗你哭，你就高兴起来了？

小王：其实，小王难受的不是什么嫁衣裳，是周老师自嘲是党代表的时候。

老周：小王你错了，我说自己是个党代表，那不是自嘲。就算不是自夸，也是自称。

小王：周老师入党了吗？

老周：组织上没入，思想上入了。

小王：跟您相反，小王我是组织上入了，思想上没入。

老周：你也别太谦虚，80后有你这份觉悟就不错了。

小王：周老师这也像党代表说话。

老周：其实，小王你是多虑了，能像党代表那样，做通作家的政治思想工作，周老师挺有成就感的。

小王：我就放心了，我就怕周老师感觉不好，不愿讲述您的成就。

老周：杞人忧天，谁不愿意炫耀自己，给自己脸上贴金？

《警察和流氓》

1. 那人见人爱的人民警察，一个个都像老流氓

老周：还从《国画》说起吧。《国画》是党代表

成就之一。《当代》登了《国画》以后,机关小说来稿量突飞猛进。很多作者都自称是王跃文第二第三,都说拙作比《国画》更《国画》。

小王:好奇怪,他们不知道《国画》的下场?

老周:俗话说,都看见贼吃肉,谁看见贼挨打?

小王:看见贼挨打,也拦不住想吃肉。

老周:要不,怎么叫前赴后继?

小王:写得怎么样嘛,没看出几篇好来?

老周:很难,很多人笔下的机关,就是一堆烂事,一堆烂人。

小王:别看我对王跃文不太敬仰,我得承认,自他以后,别人那些官场小说,包括后来很畅销的那些,都太露骨,一点没有官场文化的精髓。比起王跃文,真是天壤之别。

老周:有一位给我来信,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小王:名字很雅致,字体很秀气?

老周:你歪打正着,名字还真像个美女作家。

小王:那是得注意,还得格外注意。

老周:来信自称是职业警察。

小王:还警花!

老周:严肃点儿。来信自我介绍说,喜欢王跃文,痴迷《国画》,正尝试学着《国画》的手法写警察,问周老师愿意不愿意指教。

小王:还用问?当然愿意。

老周:对所有投稿询问,《当代》所有编辑都一个标准答案:欢迎来稿,看了再说。

小王:寄稿的时候,是写《当代》收,还是周老师亲收?

老周:千万别写周老师收。尤其别写周主编收。

小王:别紧张,叫你周主编,也就是客气,不是要陷害你。

老周:写《当代》编辑部收,有人登记,交给谁看,是否送审,有没有回信,所有程序都记录在案,很难丢失稿件。写周老师收,很可能就耽误了。

小王:怎么可能?我投稿也是写编辑亲收才踏实呀。

老周:周老师桌面上乱,稿件放上去就可能被淹没。有时候看见老朋友在兄弟刊物上发

了新作,打电话去声讨,问这么好的作品怎么不给《当代》。朋友说,怎么没给?给你半年了,你不回话,又不好意思问你,只好给别人了。放下电话翻桌面,果然如此。

小王:周老师需要一个女秘书了。

老周:级别不够。

小王:努力吧。人家就写周老师亲收,怎么办?退回去?

老周:按规矩,给专人登记,再分配给管片编辑看。

小王:你就狠心不瞄一眼?

老周:是忍不住瞄一眼。感觉不错,就留下了。

小王:还是有私心。

老周:谁当编辑,只需要看两三行,就不舍得放手。

小王:那么有魅力?

老周:那警察写得真是好,谁看谁喜欢。

小王:一个个都像任长霞。

老周:一个个都像老流氓。

小王:周老师这话不像党代表。

老周:我也觉得奇怪,说真人真事,没有不喜欢任长霞的。但你要在小说里面写任长霞,大家谈不上喜欢不喜欢,就是不太相信。把警察写得像流氓,很多人就是爱看。

小王:不单是警察,你看电视剧,最受欢迎的军人是谁?《历史的天空》里面的姜大牙,《亮剑》里面的李云龙,不说像土匪,也都有点匪气。

老周:我经常感到糊涂,是作家出了问题?是读者出了问题?又一想啊,作家也好,读者也好,大马路上交通违章了,警察歪戴帽子斜着眼睛就过来了,谁也不会喜欢,怎么一到读小说,胃口就变了呢?

小王:那就是小说的问题。

老周:作家和读者都没出问题,那小说怎么出问题?

小王:是不是生活里边的流氓警察太多了?

老周:流氓警察是不是太多我不知道。我这一生很少和警察打交道,难得的几次都是交通违章。警察罚我的时候都没见歪戴帽子斜着眼的,都是先行礼,挺客气的。我这人,属于人

民范畴，平常也不犯罪，见了人民警察照说该像见了亲人似的，可我总是紧张。交通违章以后更紧张，点头哈腰加道歉，常常搞得警察奇怪。有两次都不好意思罚我，说老同志也别“对不起”了，下回注意就是了。你看，见识的都是好警察，怎么读小说就喜欢看流氓警察，哪来的习惯？

小王：还是小说出了问题。

老周：那你看香港电影，美国好莱坞电影，那些警匪片，一本正经的警察，多半就有问题，一号英雄，看上去一定像流氓，甚至比流氓还流氓。香港美国的警察我肯定没见过，怎么也喜欢人家像流氓？

小王：人性复杂嘛。

2.你要抓流氓，要比流氓还要流氓

老周：还说程琳吧。

小王：原来说的是程琳啊，我知道了，假警花，真警察，新作家。

老周：我不记得是通电话还是他上编辑部来了，反正对话的内容都一样，说服他修改。

小王：怎么修改？把流氓警察改成任长霞？

老周：我说他的警察不像警察，像流氓。他一听，可高兴了。说这就对了，警察都这样。我说不对，警察不这样。他说，周老师，我就是警察，我还不知道？

小王：周老师遇到麻烦了，党代表不好当了，人家是警察，警察什么样，比你有发言权。

老周：我们争论的警察，不是机关警察，也不是窗口服务的警察，严格说，是一线的警察，是最能代表警察的公安特性、直接和流氓打交道的一线刑警。程琳自己就在牡丹江市公安局经侦处干过几年，当然比我有发言权。但我坚持说，即便是他自己，也肯定不是他写的那样。

小王：周老师是不是太霸道了？以权压人嘛。周老师干脆直说，改成任长霞《当代》就发，写成流氓警察，主编通不过，《当代》就不发，发了也受罚。你看他改不改。

老周：我让作者改稿，一定要让他心甘情愿。强迫人家改不人道，也改不好。

小王：我看您怎么让程琳心甘情愿。

老周：我问他，到底是想写真流氓，还是真

警察？

小王：还用问，当然是真警察。

老周：你要写真流氓，就不用讨论了，你写像了。你要写真警察，我就得跟你讨论讨论。

小王：人家还是那句话：真警察就这样。

老周：我说他，你也是老警察了，还刑警。没有出生入死也是摸爬滚打多少年了，你对警察应该有很深的感情吧？他说，那当然，就算我对自己没感情，对战友也少不了哇。

小王：程琳口误还是周老师口误？应该是“就算我对战友没感情，对自己也少不了哇”。

老周：都一样。我接着说程琳，警察两个字，在你心中的分量，比在我们心中要重。警察既是你的同志战友，也是你的饭碗你的职业你的事业，还是你生生死死喜怒哀乐累积起来的人生。你好不容易坐下来呕心沥血写警察，是不是想把你内心深处最真挚最深厚的感情表达出来？

小王：这番话有意思了。程琳只能说，当然是。

老周：程琳说，没想过，光知道写，没想那么多。

小王：周老师一拳头砸棉花上了。

老周：程琳接着说，听周老师这么一说吧，我还真是茅塞顿开，觉得就该这么写。

小王：被周老师引上路，接近主旋律了。

老周：我说，现在你再想，你是要写好警察还是坏警察。

小王：只能是好警察了。

老周：程琳说，我写的就是好警察，好警察就这样。

小王：转一圈儿，回到原地了，思想工作白做了。

老周：轮到程琳做我的思想工作了。他说，周老师你不知道，当警察可难了。什么是好警察？好警察就要破案，就要抓罪犯，抓流氓。可你要是循规蹈矩义正词严，不跟流氓打成一片，不了解他们，不熟悉他们，你怎么跟流氓斗，你上哪儿抓流氓去？

小王：说得好嘛。

老周：接着还说，警察办案，要依法办事，流氓不用依法，法律在制裁流氓之前，先制约的

是警察。你要依法斗流氓,一点便宜也不占,吃亏大了。你看香港电影,警察抓流氓,枪瞄准了,先得喊一声:“我是警察,放下你的武器……”不喊犯法。可人家流氓不用喊,一枪撂过来,打腿上,你就瘸了,打额头上,你就光荣了。

小王:就是,这么就光荣冤死了。

老周:程琳说,所以,流氓不怕法律,法律有的是漏洞,流氓随便钻。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,那是因为警察堵漏。流氓为什么怕警察?不是怕警察遵纪守法,是怕警察比流氓还要流氓。

小王:说得真好,声情并茂啊。

老周:当时我真被感动了,我想,真是一棵好苗子,老周没走眼啊。

小王:没说服程琳,被程琳说服了。

老周:以前写警察的人不少,我自己也写过,为什么没出现惊天动地之作?写警察就一定要写警察的奉献。奉献啥了?没工夫看望父母,没时间教育儿女,错过了和女朋友约会,耽误了和老婆亲热,等等。顶多就是奉献出生命。

小王:周老师等等,奉献宝贵的生命还“顶多”?

老周:听程琳说话以后,我才知道警察最大的奉献不是生命。

小王:越说越玄了。

老周:别人写警察的艰难,顶破天安排亲人犯罪,让警察大义灭亲。

小王:把兄弟姐妹老婆孩子甚至爹妈绳之以法,这还不算艰难?还“顶破天”?

老周:你要听程琳说,都不算。

小王:程琳说什么才算?

老周:你恨流氓,可为了抓流氓,你必须学流氓,必须像流氓,必须比流氓还要流氓。你是执法者,你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,可你经常要违法犯法才能够堵上恢恢天网的漏洞,把流氓绳之以法,法律也才有尊严。

小王:喔塞,深刻嘛。

老周:这还不算。你学流氓,把流氓斗垮了,也抓进去了,你成功了,可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言谈举止包括内心,也越来越流氓了,从恨流氓变成很流氓了。

小王:不会吧,太残忍了。

老周:即使面对普通老百姓,面对亲人,你

也可能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,突然流露出流氓习气,做出流氓举止。很多时候,你会真以为自己就是流氓。

小王:还真是,可能真会失去普通老百姓做人做事的心态。

老周:你工作是为老百姓安全,可你总是习惯把所有人都当成嫌疑犯审视,会不会反倒让人感到不安全?从而失去你需要的信任?

小王:我一位同学的男朋友就是个刑警,没两天就吹了。同学说,跟他在一起不自在,总觉得自己有犯罪嫌疑。

老周:还有,你把流氓绳之以法,给恢恢天网堵了漏,维护了法律的尊严,可你会不会发现法律在你的心中,渐渐却失去了尊严?你会不会发现你正在失去普通人对法律的那份敬畏?

小王:太可能了。在审美上,敬畏、敬仰那一类感情,是要靠距离维持的。

老周:所有这些,以前都不知道,跟程琳一聊,才逐渐清晰起来。当时那个兴奋,跟发现天涨停月月翻番的潜力股似的。

小王:周老师一高兴,忘做思想工作。

老周:更坚定了做思想工作的决心和信心。

小王:你还真不放弃,真想说服一个真警察?

老周:我说,警察再像流氓,他也不是流氓。像流氓不等于是流氓。对不对?

小王:周老师玩儿文字游戏了。

老周:警察的职责是保护老百姓,流氓的习性是祸害老百姓,本质上有区别?

小王:快到站了,说到本质了。

老周:的确有不少警察由假流氓变成了真流氓,但那是不是大多数?是不是主流?

小王:本质和主流都出台了,主旋律该亮相了。

老周:大多数的警察是不是在努力坚守?即便言谈举止越来越流氓了,也努力坚守职业警察那分责任和爱憎;即便内心越来越冷漠坚硬了,也努力坚守肺腑之中那分善良和温情;即便法律不让你敬畏了,也努力坚守警察的职业底线和操守。

小王：还是出污泥而不染。

老周：出污泥而有染，染而不染。

3.抓流氓难，抓好人还不小菜一碟

小王：听周老师慷慨，程琳点头吗？

老周：点头，不停地点头。

小王：那是出于礼貌。

老周：写出来不像流氓，写不出警察的困惑艰难。写成了真流氓，也不困惑艰难。只有努力坚守的警察，才困惑才艰难，才会让我们揪心，才会使我们感动，才会让我们感慨。也才能表达程琳内心对警察的那一份感情。

小王：唉，程琳怕是坚持不住了。

老周：人家干吗要坚持？人家很干脆，说周老师，您说咋整我就咋整，我照您说的整。一回不行整二回，三回四回都行，我有信心整好，整出一篇真警察来！

小王：表上决心了。

老周：我说不是一般的整好，要整就要整出一个开天辟地来！

小王：周老师别把人吓住了。

老周：我得让人激动起来，振奋起来。有了那么远大的目标，有了那么灿烂的前景，他才能够苦整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

小王：周老师要这么鼓励我，我也在所不辞。

老周：这一关过了，具体咋整好办。

小王：稿子基础很好，改动不大？

老周：改动很大，严格说，不是改，是重写。程琳不说改说整，还是很贴切的。程琳最初不是模仿《国画》写的吗？《国画》就没有核心故事，程琳也没有，那个叫苏岩的刑警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，跟流氓鬼混。写机关生活没故事是可以的，那就是机关的一种生活常态。写警察没故事就不行了，满足不了读者的期待，也不是警察的职业常态。

小王：周老师就是喜欢故事。

老周：警察的故事，就是办案，没故事就是不办案。警察不办案不抓流氓，你还跟流氓鬼混，谁也不会答应，主编不答应，读者也不会答应。只有你在抓流氓的时候，感受到了你的困惑和艰难，你的流氓行径才会被原谅被答应，

只有在流氓就不足以保卫老百姓生命安全、不足以捍卫法律尊严、不足以平民愤的时候，你比流氓还要流氓才是必须的，才可能是英雄壮举并且大快人心。

小王：这好办，程琳自己是职业刑警，抓流氓的故事还不是张嘴就来。

老周：结果你都看到了吧？《警察与流氓》，《当代》04年第一期。

小王：看过了，把我惊着了：那个叫苏岩的人民警察，何等聪明，居然还斗不过流氓！明明知道那流氓是杀人凶手，可就找不到证据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逍遥法外，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。

老周：其实，苏岩要治那流氓很简单，他要是伸手一枪把流氓崩了，再把刀塞流氓手上，再拽着流氓的手给自己不要命的地方来一刀，流氓就成了持刀袭警，他就成了正当防卫，为民除害了。

小王：真那么干，苏岩就成真流氓了。

老周：所以，苏岩的麻烦在于他是个假流氓真警察，他想依法采证将流氓绳之以法。

小王：可他还是失败了。有一个场景很惊心动魄，流氓用枪顶着他的脑袋，他还故意刺激流氓，激励流氓开枪。他居然想用自己的脑袋开花，证明流氓杀人。

老周：这样赌命，其实也是流氓常用的招数。

小王：可惜这都没管用。看到后来我挺难受的。流氓威胁到苏岩的女朋友，她弟弟，苏岩的准舅子看不过去，把流氓手刃了。本来大快人心吧，苏岩还得寻找为民除害的凶手。这回他倒挺能耐的，三下五除二，把自己的准舅子揪出来了。

老周：没办法，那准舅子不是流氓，好揪。

小王：当时，看得我直流泪。这个苏岩，也真够惨的，为了抓流氓，把女朋友和准舅子两条命都搭进去了。

老周：这还仅仅是煽情，赚你们女读者的眼泪。真正让我们男读者也心底里边痛的是，苏岩抓流氓无能为力，抓小舅子倒能耐。

小王：警察抓好人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？

老周：到这时候，警察的职业“愧疚”就写出

来了。

小王：说实话，以前还没见谁写过警察的职业愧疚。

老周：也有人写，都是没时间谈恋爱，没工夫陪老婆一类。

小王：那算什么警察的职业愧疚？贪官包二奶三奶，他也没时间陪老婆。

4.刑警队长一个电话，浑身汗毛就竖立起来

老周：你这张嘴，有时候也快得像刀子。再来一句，给《警察与流氓》一个评价。

小王：真是挺好看的。

老周：就“好看”了？

小王：好看就是最高评价了。周老师认为已经“开天辟地”了？

老周：那就是一个理想，激励作家往那边努力罢了。是不是力所能及，另当别论。不过最起码，你有没有在其它小说里看到这么真实的警察生活？这么生动的警察形象？这么揪心的警察艰难？

小王：的确耳目一新，真警察写警察，的确不一样。就可惜程琳文字差点儿。

老周：文坛不缺文字好的作家，随便伸手就是一串，大大的过剩。文坛缺的是扎实的生活，新鲜的感受，真实的表达。

小王：不管怎么说，文字不好，小说境界就上不去，到半山腰就停住了。

老周：算你有道理。

小王：本来就有道理。当时看完了之后，除了叹息文字耽误了生活，还是很替《当代》担心。苏岩的行为举止，还是挺流氓的，还是有丑化人民警察的嫌疑。

老周：《当代》出刊以后，我们也提着心吊着胆的。

小王：有没有别的真警察看过？

老周：东四这一片，很多警察都来要这期

《当代》。

小王：看完了，找上门来，干脆找到出版署，说你们丑化人民警察。这期《当代》，就该“就地销毁”了。

老周：东四的警察没看完，郑州的警察电话打来了。

小王：听郑州警察自报家门，感觉就成嫌疑犯了吧？

老周：电话是我接的，听对方说是刑警队长，浑身汗毛就竖起来了。

小王：还真被我说中了，我这张乌鸦嘴。

老周：刑警队长说，他这个电话，是代表刑警大队全体同志打的。他们全体同志都传看了《当代》，强烈要求他打这个电话，向《当代》和作家表达强烈的感谢。

小王：一串强烈，我以为是不满和愤慨。

老周：我估计队长考虑到是跟文人通话，要注意用词，注意过头了。

小王：把刑警写得跟流氓一样，他们就认了？

老周：我也问他，没觉得被丑化？他回答说，什么丑化不丑化？那都是面子上的事儿，程琳写的我们的内心，他写到我们心里边去了！

小王：评价也太高了！

老周：人家看内心，不看文字。比较起内心，文字也就是面子上的事儿。

小王：周老师小气，锱铢必较哇。

老周：周老师也是普通人嘛。

小王：有谁认为周老师不普通吗？

老周：倒没有。皱眉头干吗？忧心什么？

小王：我想起来了，周老师还真不是普通人，党代表嘛。

老周：有点儿阴阳怪气的了。

小王：党代表该说《中国农民调查》了。

老周：《中国农民调查》还得想想，先说《蓝衣社碎片》吧。

（责编：吴玄）